

【古典文学】

它山之石 可以为错

——就苏词编年答保苕佳昭与曾枣庄君

薛瑞生

(西北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就数首苏轼词编年提出与曾枣庄、保苕佳昭的不同看法,用大量事实考证出《永遇乐·长忆别时》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正月,《浣溪沙》二首(“倾盖相逢胜白头”、“炙手无人傍屋头”)作于熙宁七年(1074)三月,《南歌子》三首(“雨暗初疑夜”、“日出西山雨”、“带酒冲山雨”)作于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双荷叶》词题中“湖州贾耘老小妓名双荷叶”之“双荷叶”乃两妓均以荷叶名之而非一妓姓双名荷叶,贾耘老也不可能娶双荷叶为妻。

关键词:《纪年录》;《总案》;孔谱;曾枣庄;保苕佳昭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2)01-0068-06

平心自论,拙著《东坡词编年笺证》[1]之最助人思者殆在编年,最易起争议者亦殆在编年,故曾枣庄君题识保苕佳昭君之《苏东坡词编年考——薛注苏词编年商榷之一》[2],对拙著提出异议本在意中,保苕文当嘉惠学林。然尚有可议者兹粗陈于后。

一、永遇乐

长忆别时,景疏楼下,明月如水。美酒清歌,留连不住,月随人千里。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冷落共谁同醉。卷珠帘,凄然顾影,共伊到明无寐。今朝有客,来从滩上,能道使君深意。凭仗清淮,分明到海,中有相思泪。而今何在,西垣清禁,夜永露华侵被。此时看,回廊晓月,也应暗记。

此词傅本[3]有“公自序云:孙巨源以八月十五日离海州,坐别于景疏楼上,既而与余会于润州,至楚州乃别。余以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与太守会于景疏楼上,作此词以寄巨源。”元本[4]无“公自序云”四字,余同傅本。拙著对此词考证云:“傅本与元本题序错乱无绪。首句不知与谁‘坐别于景疏楼上’,若与别人,则成赘语,若与东坡,时东坡尚在杭州。‘至楚州乃别’,更与公行踪不符。公与孙巨源相会于润州,旋即同到扬州、楚州,至海州乃别,有诗《次韵孙巨源,

寄涟水李、盛二著作,并以见寄五绝》及其词《更漏子·水涵空》为证。‘余以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亦误,因公十一月三日已至密州,有到密州谢表为据。故此题序绝非公自撰,疑为后人妄传,好事者又以公自序名之。”并谓东坡与巨源熙宁七年甲寅(1074)十月十五日“坐别于景疏楼上”,熙宁八年乙卯(1075)正月作此词以寄巨源,“别来三度”为东坡与巨源相别三月,非巨源别海州三月。保苕君则以为东坡至密州在十二月,十一月与巨源相会于润,至楚州乃别,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云云均可信。

其实对此词之系年,不佞与保苕君均无所发明,各持一旧说而已。傅藻《东坡纪年录》[5](以下简称《纪年录》)即谓甲寅十一月作,朱祖谋《彊邨丛书·东坡乐府》(以下简称朱本)、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以下简称龙本)、曹树铭《苏东坡词》(以下简称曹本)、石声淮、唐玲玲《东坡乐府编年校注》(以下简称石唐本)、孔凡礼《苏轼年谱》(以下简称孔谱)与保苕君皆从之。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6](以下简称《总案》)则谓熙宁八年乙卯作,拙著从之。朱祖谋持《纪年录》说时并注云:“词序称巨源八月十五日坐别楼上,则词中‘别来三度’,乃谓巨源之别海州,历九月、十月至公至之十一月十五日,恰为三度,

收稿日期:2001-04-10

作者简介:薛瑞生(1937-),男,陕西蒲城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

非公与别三月也。”[?]然《纪年录》之说最难自通者，乃行踪计程与词之内容如圆凿之与方枘绝难相容。依所谓“公自序云”与《本事集》、公自润之扬之楚之海州均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即以十一月一日发润沿运河北上计之，舟不停篙，经扬州、高邮、“至楚州乃别”巨源，恐亦在十一月四五日左右。设若东坡在楚停留十日，十五日发楚，经涟水军，当日至海州，然十日之内，巨源岂能由楚至京师，且能如词中所云“今朝有客，来从滩上，能道使君深意”耶？况这“十日”尚为最长时限之假定，若实考之，则必更短。东坡至密州后与宝觉禅老书[8]（《苏轼文集》卷六一）云：“去岁赴官（指熙宁七年冬赴密州），迫于程限，不能舣舟。一别中流，纵望云山（指润州金山），杳然有不可及之叹。”时因“迫于程限”，至润竟不能登金山，宝觉至舟中为饯，故有是叹。既“迫于程限”，至楚州更无由久留。果若此，东坡与巨源“至楚州乃别”，自楚至海州多则三、四日，少则一、二日，在这三四日甚至一、二日之内，巨源何能自楚州至京师，“客”又何能“来从滩上，能道使君深意”耶？《纪年录》、《本事集》与所谓“公自序”之误不言自明。

以宋代交通往来原之，巨源自楚州或海州至京师，“有客”又从京师至海州或密州，恐非三数月不可。即以苏轼“迫于程限”匆匆赴任为例，依《总案》谓甲寅九月下旬离杭，十一月三日至密，历时约一月半，依孔谱[9]十二月三日至密，则历时约二月半。苏诗施注[10]已发现“至楚州乃别”与此词内容不符，故谓东坡与巨源既别于海州景疏楼，后登此楼怀巨源作。然旧矛盾解决，新矛盾复生。以东坡平生凡两过海州，除赴密经海州外，另一次乃元丰八年乙丑赴登州任十月过海州。然据《宋史》[11]孙洙（即巨源）记载，元丰初孙即卒，年仅49岁。公二次过海州，孙已成故人，如何能如词中所云“今朝有客，来从滩上，能道使君深意”？又如何“西垣清禁，夜永露华侵被”？故此词只能如《总案》所考，十月十五日东坡与巨源“坐别于景疏楼上”，十月底离海州，十一月三日至密州，翌年正月下旬写此词寄巨源，故云“别来三度，孤光又满”。

保苻君又云：“‘凭仗清淮，分明到海’表示苏轼当时所在的地方。因此，苏轼当时是在沿海的地方。还有，‘夜永露华侵被’一句表示这首词所作的季节。‘夜永露华’的季节一定是秋天或者冬天。”“‘十一月十五日’是冬天，‘海州’是沿海的地方。”然诗家之言不能句句坐实，即使坐实言之，海州沿海，密州不亦沿海乎？“夜永露华”也不“一定是秋天或冬天”，正月

就不夜永无露华么？李白《清平乐》不是就有“春风拂槛露华浓”的名句么？

二、浣溪沙（二首）

倾盖相看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 卖剑买牛真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愿为同社宴春秋。

炙手无人傍屋头。萧萧晚雨脱梧楸。谁怜季子敝貂裘。 顾我已无当世望，似君须向古人求。岁寒松柏肯惊秋。

拙著对此词考云：“此阙与下阙（即其二）朱、龙均未编年。《诗集》（谓《苏轼诗集》，下同）卷十一《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五：‘惠泉山下土如濡，阳羨溪头米胜珠。卖剑买牛吾欲老，杀鸡为黍子来无。地偏不信容高盖，俗俭真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滞，经营身计一生迂。’王文诰按云：‘公是时初至荆溪，此诗之意，因旧与蒋之奇有卜居阳羨之约而发，非买田时也。’此诗作于甲寅三月。玩词意与诗意同一内容，臆公寄述古五诗之后，意犹未尽，故复写《卜算子·蜀客到江南》及《浣溪沙·倾盖相看胜白头》同寄述古。下阙《浣溪沙·炙手无人傍屋头》与此词为步韵，观其‘谁怜季子敝貂裘’句，正常润行役之境况。故同编甲寅三月。”此词古今诸苏谱均未及之，朱本、龙本、石唐本均未编年，除拙著外，曹本编于元丰八年（1085）五月，保苻君则以为应编于元丰七年（1084）九月，因词写秋景。

何以为据？其文云：“《浣溪沙》其一云‘宴清秋’，其二云‘炙手’、‘萧萧晚雨脱梧楸。谁怜季子敝貂裘’、‘岁寒松柏肯惊秋。’可见《浣溪沙》所写的是秋天。”

先说“宴清秋”。傅本、元本作“清秋”，紫芝漫抄本（即南人曾慥《东坡先生长短句》[11]抄本之一）却作“春秋”，为拙著所取，而以“清秋”人校。何以如此弃取，则与社日风俗有关。古时称祭土神之日为社日，一般在立春、立秋后第五个戊日，春祭称春社，秋祭称秋社，祭后之宴称社宴。“同社”即同在一起祭社之人，亦即同村人。故“愿为”句意谓愿与君如同村人一般经常在一起共赴社宴，表示关系亲密。拙著注此句即引韩愈《南溪始泛三首》其二曰：“愿为同社人，鸡豚燕春秋。”而同是此诗，却有句曰：“馈我笼中瓜，劝我此淹留。”显然为夏季时令，既不在春也不在秋，却云：“燕春秋”者，与此词同意，即表示关系亲密而已。保苻君据此断为写于秋季，殆疏而失察乎？

“炙手”句用典众所周知，拙著引白居易《放言五

首》其四人注：“谁家第宅成还破，何处亲宾哭复歌。昨日屋头堪炙手，今朝门外好张罗。”其实如此例者不胜枚举。东坡在此反用此典，意在赞美赠主之美德，与时令根本无关。“萧萧”两句亦与季节无关，不赘。至如“岁寒”句用《论语·子罕》典，亦在赞美赠主如松柏般挺拔有节不为时世所移。尾字用“秋”乃为韵所限，“肯惊秋”即岂肯因秋后之寒而惊惧，与《论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意同，若单将“秋”解为秋季，岂不又与“岁寒”相抵牾耶？总之，凭此数句即断为写于秋天，似欠妥耳。

坦言之，拙著当初并未细考，倒是保苻文如它山之石，起为错攻玉之效。其文云：“苏轼当时好久没有来常州，所以没人访问他。但是刚结识了一个‘一见如故人’的新友人。‘他’是那么重友情的人，‘似君须向古人求’是一个褒词，表示出他对结识这位新交很高兴。”这倒颇启人思。然则何人能当得起东坡如此仰慕并赞美呢？

曹本与保苻文均谓作于常州，则常州其谁何？孔谱集古今苏谱之大成，惜拙著出版前未尝寓目。今检孔谱，公元丰七年九月中旬至常州，复自常至宜兴，是月底离宜兴，十月初回常州，至扬州。其间公与之交游者即保苻谓一见如故之新友人，止单秀才、慕容辉与蒋公裕三人而已。孔谱云：“与单秀才步田至黄土村、为欣济桥题字。晤慕容辉，名辉轩曰双楠。”“邑人慕容辉，嗜酒好吟，不务进取，家于城南，所居有双楠并植如盖，东坡访之，目为双楠居士。”“田近张善卷西洞天。以蒋公裕经纪之。”“蒋公裕，其职责之一，当为管理账目”。孔谱均有出处，为省文计，不录。

再看元丰八年，是年五月二十二日至常州贬所，七月下旬自常赴登州任。此其间与有交游者止孟震、贾收（其间往来常、润、真之间，非常州交往者不计）两人耳。孔谱载：元丰八年五月，“邂逅孟震。二十七日，与震同游常州感慈报恩僧舍，有诗。”六月，“贾收（耘老）来常。得起用报、收等贺。”贾收为熙宁间故人，孟震为黄州故人，均非新交。

熙宁六年（1073）十一月，东坡赴常、润、苏、秀赈灾，翌年正月在润，三月在常润道中有怀钱塘，五月至常州，六月归钱塘。在常与之交游者止单锡、钱世雄两人。孔谱云：“游宜兴，至单锡家，得伯父涣谢蒋堂（希鲁）启真迹。”《文集》卷六六有《题伯父谢启后》。“见钱公辅之子世雄（济明、冰华先生），应请为公辅作哀词”，单锡为苏轼同年。

东坡三至常州，交游七人，其中三人为故交，四人（单秀才、慕容辉、蒋公裕、钱世雄）为新交，然四人

者无一能当词中之盛颂，当作他求。观词“岁寒松柏肯惊秋”句，赠主必为长于苏轼者，复以“炙手”句原之，则非帅钱塘之陈襄莫属。陈襄字述古，生于真宗天禧元年（1017），卒于神宗元丰三年（1080），长苏轼二十岁，于苏轼为长辈。《宋史》陈襄传载：襄言行皆以古人为法，莅官所至，务兴学校，关心民瘼。在经筵时，神宗待之甚厚，荐司马光、韩维、苏轼等三十三人，学者称古灵先生。”陈襄荐“馆职有文学可为词臣者”，首苏轼，次曾巩，再次孙洙。襄对苏轼之评，自当得之于熙宁五年九月至七年八月守杭时之交往，其时轼通判杭州，为襄僚属。轼为襄僚属两年，与陈唱和诗十余首，其《和柳子玉喜雪次韵仍呈述古》有句曰：“诗翁爱酒常如渴，瓶尽欲沽囊已竭。”“曷不走投陈孟公，有酒醉君仍饱德。”足见轼对襄之敬仰。《诗集》卷十一《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一有句曰“从来直道不孤身，得向西湖过两春。”其三有句曰：“何人识得相思字，寄与江边北向鸿。”其五拙著已全引。

轼与襄于熙宁五年九月始识面却相知甚深，感情弥笃，完全可当“倾盖”句。“卖剑”句已如《总案》所述，乃起阳羨买田之念，非实买田时。“炙手”句既与述古身份合又与其德行合。传云“襄言行皆以古人为法”，正好是词中“似君须向古人求”之注脚。“愿为同社宴春秋”正与“何人识得相思字，寄与江边北向鸿”一脉相承，不同者乃词为轼思念襄，诗从反面落笔，写襄思念自己。熙宁七年甲寅（1074）轼三十九岁，襄五十九岁，岂非正与“岁寒”句合耶？至于词与《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其五如拙著所云为“同一内容”，以此考实之，当更无大谬矣！

三、南歌子（三首）

雨暗初疑夜，风回忽报晴。淡云斜照著山明。细草软沙溪路、马蹄轻。 卯酒醒还困，仙村梦不成。蓝桥何处觅云英。只有多情流水、伴人行。日出西山雨，无晴又有晴。乱山深处过清明。不见彩绳花板、细腰轻。 尽日行桑野，无人与目成。且将新句琢琼英。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紫芝漫抄本题曰“和前韵”）

带酒冲山雨，和衣睡晚晴。不知钟磬报天明。梦里翩然蝴蝶、一身轻。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豪英。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紫芝漫抄本题曰“再和前韵”）

此三词其二傅本曰“送刘行甫赴馀姚”，元本题同傅本，无“刘”字。《诗集》卷十八《送刘寺丞赴馀

姚》诗施注：“刘寺丞，名勃，字行甫，长兴人。……公既赋此诗，又即席作《南柯子》（即《南歌子》）词为钱，首句云‘山雨潇潇过’者是也。后题‘元丰二年五月十三日吴兴钱氏园作’，今集中，乃指他词为送行甫，而此词第云‘湖州作’，误也。真迹，宿皆刻石餘姚县治。”彊邨引施注后按云：“别有‘日出西山雨’一首，题作‘送行甫赴餘姚’，即施注所谓‘他词’者，疑与是题互误，今编于次以待考，而题皆姑仍其旧云。”故朱本将“日出西山雨”一首系于元丰二年乙未，又将“雨暗初疑夜”与“带酒冲山雨”二首次其后并按云：“二首与前同韵，附编。”彊邨谓“今编于次以待考”，然其后却无人再继彊邨意以考之，皆以为“湖州作”，龙本、曹本、石唐本、孔谱均然，孔谱且谓此三首《南歌子》“皆有送行意，疑为同时送勃之作”。

然东坡于己未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七月二十八日即就逮赴台狱，谓元丰二年写于湖州，岂非大谬？因其二有“乱山深处过清明”句，公在湖州根本不遇清明。拙著据此句将东坡平生清明行踪一一予以排比，始断定此三首词写于嘉祐八年癸卯（1063）“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送赵荐归蜀入终南山中复回凤翔府时也。盖其一写于与赵分袂之初，其二写于三月四日或五日即是年清明节时，故有‘乱山深处过清明’之句。其三写于归凤翔时，末句云‘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以凤翔有东湖故也。朱、龙二氏不察细故，以《诗集》施注谓‘日出西山雨’与‘山雨潇潇过’二首题互倒故，即以‘日出西山雨’次‘山雨潇潇过’后，又以‘雨暗初疑夜’、‘带酒冲山雨’复次‘日出西山雨’之后，不惟系年大谬，次序亦错倒。今以毛本为次，题并从毛本，则井然不紊矣。”

保苻君则以为此三词应作于元丰五年（1082）三月，曾枣庄君亦在识语中云：“我初读此书（指拙著）时，对他认为三首《南歌子》（雨暗初疑夜）、（日出西山雨）、（带酒冲山雨）乃嘉祐八年作，我也不大相信，在书上打了问号，批了一句‘当作于黄州’。保苻佳昭先生的考证文章的第二节专门考证了这三首词，结论正合我意。”曾君对保苻君之论据未加可否，只谓“结论正合我意”，愚以为论据尤为紧要，结论倒在其次。保苻君论据之一，以为“嘉祐八年（1063），苏轼二十八岁，是他初任的时期，还不老。这三首《南歌子》所咏的意境，与苏轼初任之心情、处境不合。例如‘老去才都尽’，意味着他已年老，已经江郎才尽了。‘才都尽’三字，一定是经历艰难之后的语言。‘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表示苏轼当时已经没有出仕的热情，同时表示他处于跟政界无关的处境、没有官吏的职

责。并且，‘闲客’这个词语是到贬谪黄州后才经常看到的。”“这些事情，与嘉祐八年二十八岁的苏轼并不合适，而是贬官黄州以后的心情与实况。元丰五年三月在黄州，苏轼曾求田问舍于‘沙湖’附近而未能实现。”保苻还引苏轼《书清泉寺词》曰：“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余将买田其间，因往相田。”然后接云：“可见‘求田问舍’，‘归来计未成’，都是他在黄州的实境。《南歌子》所咏的内容，与元丰五年三月‘沙湖’附近求田之事完全一致。在路上，他作了三首词。在蕲水清泉寺的兰溪所作的《浣溪沙》词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南歌子》的‘沙溪路’和‘湖边沙路’，正相当于《浣溪沙》的‘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可以认为这三首《南歌子》是元丰五年（1082）三月在沙湖道中所作的。”保苻君采取知时以论人论词之法无疑是正确的，然心光、心声之稍纵即逝，莫若思想积淀之滞留久居，尤其于因偶生事件触发而引来之感慨，更不能仅从字句中鉴其有无真伪。即如此三词所反映之心境，是否与二十八岁时苏轼相符，拙著亦粗陈梗概：“殆因宋选去任而陈希亮来继知凤翔。陈清劲寡欲，平生不假人以色，严而不残，驭下严肃，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视。东坡其时少年气盛，每与希亮争议，至形于言色。故胸中不平，乃流于诗句间耳。”此三词不过是因送赵荐罢官归蜀所引发之感慨。《诗集》卷四《题宝鸡斯飞阁》有句曰：“西南归路远萧条，倚槛魂飞不可招。”“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有句曰：“何时归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飞鹄？”词云：“归来计无成。求田问舍笑豪英。”诗、词写于同时，其意不是也一以贯之么？词云：“老去才都尽”，“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诗云：“明年纵健人欲老”（《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冷官无事屋庐深”，“白发秋来已上簪”（《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其一），“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三）词写于28岁，诗则尚早一年即写于27岁，难道能否定这是27岁的诗人写的么，或者说这不符合27岁诗人的心境，白发上簪、冷官无事、流年入霜髭只能是老年的境况，也应写于黄州么？至如“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句，也是回到东湖时喜悦心情的自然流露，《诗集》卷三《东湖》诗将凤翔东湖赞颂得无以复加，甚至说“不辞日游再，行恐岁满三”，即恐怕三年任满成资离任后不能再游，可作这句诗的注脚。然而保苻君却以为“‘泥’一定是指党争说的，‘自爱湖边沙路、免泥

行'意味着'我不愿意再被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这可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保苜君论据之二是说这三首词是在黄州过了清明之后去蕲水沙湖相田时写的,“过清明”的“乱山深处”不一定是旅途走过的地方。我们可以认为他在“乱山深处”“过”了“清明”,然后出去:“尽日行桑野”。“乱山深处”可以认为是指“黄州”及其附近的。”然而“黄州及其附近”并无“乱山”,更不在“乱山深处”。况且观诗词需总体审视,仅择孤句作解有时是会出问题的。就此词而言,单观“乱山”句,岂止黄州,密州、徐州、杭州等均可谓在“乱山深处”,朱注系于元丰二年“湖州作”亦未必不可,因东坡正好是在徐州过了清明(是年三月一日清明,时轼尚未闻湖州之命)之后才赴湖州任的。然“乱山深处过清明”句之后接云:“不见彩绳花板、细腰轻”,这两句是因果关系,前句为因,后句为果。若两句合观,即使是在比黄州尚偏僻若干倍的州城乃至县城过清明,恐亦不会“不见彩绳花板、细腰轻”。众所周知,秋千之戏自古迄今不惟城乡皆有,且为节气之戏,即在寒食、清明前后。若在黄州这个“乱山深处”的城市或附近过的清明,岂有“不见彩绳花板、细腰轻”耶?显然此词为行役于“乱山深处”甚至是少有人家村舍的“乱山深处”,写其所见与所不见,故始有下阕开头“尽日行桑野,无人与目成”两句。其实不惟此首,三首词都突出写了于“乱山深处”行役之孤寂境况。其一的“卯酒醒还困,仙村梦不成”,一个人孤寂得连梦也难作。下句的“蓝桥何处觅云英”也不是东坡想入非非,想像裴航一样碰到仙女云英。而是说裴航渴甚时还能向云英求一碗浆喝,自己行在“乱山深处”,想讨一碗浆却找不到“云英”捧瓯送浆给自己。

这种只影孤行与冷凄之境,恐亦为签书凤翔府判官时独有的。时希亮欲挫其少年挟才傲物之盛气,每于轼所草公文中涂改满纸令其重抄。希亮作凌虚台令轼为记,轼即在《凌虚台记》中借机讥讽希亮,希亮明知其意却只暗自一笑,反其涂抹公文之习而只字未改即令人石。且为磨炼其才干,常令轼一个外出干办公事,轼所到之处即作诗,多次流露出去官归隐之意。除上引“何时归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飞鹤”外,余如“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心闲反自照,皎皎如芙蓉”。少年牢骚,只当他牢骚而已,却不能责备二十余岁时即写此等诗词,或者以为此等诗词只能是在黄州或惠州、儋州写的。黄州时期虽为罪官、“闲官”,但经世事历练之后反倒豁达得多,且其时朋友往来不绝,虽亦时有牢骚,却并不孤寂。

即如去螺师店相田,确如保苜君所言,此年三月五日清明,七日赴螺师店,道中作《定风波》,其自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独不觉。”保苜君恰好认为“日出西山雨”阙是去沙湖写的,而“尽日行桑野,无人与目成”就出于此阙,这与多人同行的实况相符么?保苜君以为“带酒冲山雨”阙写于自沙湖至蕲水时,沙湖属黄州,蕲水属蕲州,轼《与陈季常十六首》其三恰好述其事云:“近因往螺师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与庞医(即庞安常)来相会。”“相会”是客气语,其实是相迎。其时轼得臂疾,即随来迎之潘尉庞医至麻桥镇庞家治疗,然后赴蕲水,山行夜饮,中夜起行,醉卧小桥畔,写了那首有名的题于桥柱上的《西江月》,其序曰:“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醒,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乱山葱茏,不谓尘世也。”词曰:“野照淋漓浅浪,横空暖暖微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破琼瑶。解鞍依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既为同时之作,却何以一写雨,一写晴;一写湖边,一写桥头;一写“钟鼓报天明”,一写“可惜一溪明月”?至于心境情绪,两词区别也极大。总之,元丰五年三月去沙湖蕲水,不惟有多人同行,且所到之处皆有人迎送,与此三词之形孤影只绝不相伴,心境也有极大区别,说它们写于同时,似不足以成其说。曾君但谓“结论正合我意”,想必会有更充分的论据,则不敏敬候高论。

四、双荷叶

湖州贾耘老小妓名双荷叶

双溪月。清光偏照双荷叶。双荷叶。红心未偶,绿衣偷结。背风迎雨流珠滑。轻舟短棹先秋折。先秋折。烟鬟未上,玉杯微缺。

于此词,《纪年录》谓己未(即元丰二年)作,《总案》谓己未五月“过贾收水阁作。”其后,朱本、龙本、曹本、石唐本皆从之,拙著亦从之。至孔谱始提出新说,以为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至湖州与贾收唱和时作,保苜君以为应从孔谱。《纪年录》、《总案》、孔谱虽各持一说,却均未细考,在无可无不可之间。

需要辩证的倒是保苜君所提之论据:“这首词所作的时间,从词题和内容来说,是贾收将要娶双荷叶之时。词题的‘小妓’表示双荷叶还没嫁贾收,身份还是‘小妓’。但是,元丰二年五月,苏轼过贾收的水阁之时,如《乘舟过贾收水阁,收不在,见其子,三首》的诗题所写的那样,贾收已经有孩子。”“熙宁五年十二月,苏轼通判杭州的时候,以公务过了湖州。那时,他

跟贾收见面而作《和邵同年戏赠贾秀才三首》(《诗集》卷八)诗。那首诗其二有苏轼的《公自注》:“时贾收欲再娶”并且,如云“朝见新萸出旧槎”那样,吟咏了老人(贾收)要娶年轻的女子(双荷叶)。”“如果熙宁五、六年贾收娶了双荷叶的话,元丰二年五月,他们的孩子肯定长得‘泪垢面’和‘自应门’了。”

此词题“湖州贾耕老小妓名双荷叶”即误,拙著于注中即举《苏轼文集》卷五七《答贾耘老四首》其一云:“贫固诗人之常,齿落目昏,当是为两荷叶所困,未可专咎诗也。”其四云:“念贾处士贫甚,无以慰其意,乃为作怪石古木一纸,每遇饥时,辄一开看,还能饱人否?若吴兴有好事者,能为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斛终君之世者,便以赠之,不尔者,可令双荷叶收掌,须恁丁长,以付之也。”足见贾收有两名“小妓”均以“荷叶”为名,非一妓姓双名荷叶也。此处之“妓”为女艺术人之意,宋代士人先收有色艺者为艺人,后纳为妾则为常事,词中用“绿衣”典(见《诗经·邶风·绿衣》孔疏,拙著已引入注中)却又缀以“偷结”,显系欲纳尚未纳之时。妾只需“纳”无需“娶”,所谓“时贾欲再娶”,乃指娶妻而非纳妾,故“双荷叶”不会为熙宁五年贾收欲娶之妻。且上引苏轼二尺牍均写于黄州时期,即元丰三年至七年间,以尺牍观之,此二位荷叶仍均为侍妾身份且均未生子,如何能如保苻君所言,熙宁五年娶双荷叶为妻,至元丰二年五月,“他们的孩子肯定长得‘泪垢面’和‘自应门’了。”况且贾收“欲再娶”之妻亦有记载,就在保苻君所引那首诗的“公自注”之后,[合注]引《齐东野语》曰:“贾耘老隐苕城南横塘上,晚娶真氏,人谓贾秀才娶真县君,以为笑。”这条注与保苻君所引的“公自注”都是注此诗最后一句的,不知何以却被保苻君忽略了。即使作退一步计,《齐东野语》只载姓而未载名,也许这位真氏

就是双荷叶其中之一,但保苻君却是将双荷叶当作一人的。依惯例,保苻君要驳到拙著,首先得驳倒苏轼,即引用资料证明“双荷叶”的确是一人而非二人,而保苻君却没有拿出资料来。况且,即使“双荷叶”为一而非二人,贾收真娶双荷叶为妻,东坡恐不会为词戏之,妾之身份为半主半奴,戏之无妨,妻则不然,况欲娶而尚未娶,轼何以敢开“红心未偶,绿衣偷结”如此之玩笑?以上所讲均属常识。保苻君不察尚情有可原,因其既年轻又来自扶桑,而曾枣庄君既为国人又是苏轼研究专家,何以也不察,所谓保苻文“正合我意”,却令人不可思议。

参考文献:

- [1]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
- [2] 曾枣庄,保苻佳昭.苏东坡词编年考——薛注苏词编年商榷之一[A].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辑)C].成都:巴蜀书社《宋代文化研究》(第九辑),2000.
- [3] [宋]傅干,注坡词(抄本)[M].北京:国家图书馆.
- [4] [元]叶曾,东坡乐府[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本,1957.
- [5] [宋]傅藻,东坡纪年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6] [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M].成都:巴蜀书社,1985.
- [7] 宋祖谋.疆邨丛书[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影印本,1957.
- [8] [宋]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9] 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98.
- [10] [宋]苏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1] [元]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7.
- [12] [宋]曾糙,东坡先生长短句(抄本)[M].北京:国家图书馆.

[责任编辑 刘 双]

Other People's Strong Points May Correct a Mistake ——Reply the Zeng zao zhuang and Bao Yijiaoshao about the Annal of Sushi's Poetic Genres

XUE Ri-s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writer of this article has compiled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annal of Sushi's poetic genres in his monograph "Notes and Commentary on the Annal of Dongpo's poetic Genres", but Zengzaozhuang and Bao yi jia shao took exception to the several poetic genres among these. The dissertation is writer's reply, which proves the "Notes and Commentary" is right by the more solid historical facts, then the thesis and the grounds of argument which are produced by Zengzaozhuang and Bao yi jia shao may be not tenable.

Key words: Chronological Record of Sushi; General Collection of Sushi's poems and Their Notes; A chronicle of Sushi's Life; Zengzaozhuang; BAO Yijiaoshao